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宦海升沉錄 第六回 談新政袁氏擢侍郎 發私謀榮相興黨禍

話說袁世凱既得榮相保舉為練兵大臣，便聘用日人兩名為顧問。又將舊日北洋勇營汰弱留強，再募些新額，湊足六千人，名為新建陸軍，日日訓練，不必細表。且說當時自戰事敗後，京中各大員頗知得外人的厲害，盡有些人知道日本維新後即能自強，就要說到「變法」兩字。那時就有一人，姓康名無謂的，本籍廣東人氏，當初在本省講學授徒，召集生徒數十，替他鼓吹聲名，捱了千辛萬苦，才中得一名進士，點了工部主事，總不得志。他從前因翁同龢在北京提倡公羊學說，他便看了年把《公羊春秋》。豈知那翁同龢夙夙遇著說公羊的，就當他是有才幹的人物，所以翁同龢也看上他。他就投拜在翁相門下。

康無謂這時，要圖翁相保薦，盡要弄些才學動他，才能得翁相信服。故此接二連三上了幾次書，統不過是說築鐵路，開礦產，設郵政，廢科舉，興學堂，裁冗員這些話頭。本是尋常之極，只就當日北京臣僚看起來，也當是有十分學問，故此，人人也識得他的名字。他又想聯絡黨羽，一來好張聲勢，一來又可互相利用，因此也立了一個保國會。先是入會的有十數人，各出來傳頌，都道這康無謂先生很有才學，又得各大臣吹噓，不久也執大權的了。

這風聲一播，你道京中各候補人員，那一個不是熱中的，只道所傳說的是真，倒願憑點勢力，好得升官，因此進保國會的人數漸漸多了，整整有數十人，鬧成一片。一面又運動翁同龢，奏請降諭詔舉人才。那時翁相方充軍機大臣，說話是易的。

果然不數日即降出一道諭旨，令大臣保薦人才。那翁相自然把康無謂保薦。同時又有一位梁希譽，是康無謂的門生，他有一個姻親，喚做李端芬，方任禮部侍郎的，也一同保薦康無謂師徒二人。至於他們同鄉的張蔭桓，及一般說公羊的，如張之洞，如徐致靖、張百熙，也同時奏保。康無謂又防自己獨力難以行事，自然要先布黨羽，所以當時保國會中人，如林旭、楊銳、劉光第，統得被舉充軍機章京。康無謂又得了個總理衙門章京。

一連十數人，或是御史，或是部曹，倒把「新政」二字，掛在口頭上，好不得意。

那時朝家亦慮這班人，防生出什麼事，所以又派尚書孫家鼐做新政大臣，好把這班人管轄。不料不出朝家所料，竟生出一件事出來，反令袁世凱升官，黨人亡命。正是：

釀成黨禍彌天禍，催得軍門特地升。

你道康無謂等弄出什麼事？因為當時天子年紀還輕，因憤恨前此割地賠款，不免輕躁。偏是當時老太后在宮，見著這般混鬧，空言變法，總不是路，所以暗令有權有勢的大臣，要觀察康無謂一班人的舉動。那班人得知這點消息，最防老太后拿著自己痛腳，就暗中商議，要除去太后才得心安。在那一般人，早知那老太后是不能容自己的。卻是什麼原故呢？因為向例，京官凡是部員要條陳事件，若不是封章的，凡尚書侍郎，皆得拆閱，看他合格與否。

那日有個姓王名照的，都是康無謂一路的人，正充禮部主事，竟上一道條陳，也說是指陳新政的，並請皇上遊歷日本。

該部尚書許應馬、懷塔布把來看過，指出他有些不合，叫王照總要改轉。那王照侍著當日說新政的是得勢的人，就咆哮起來，說道：「前者皇上早有諭旨，凡有屬員條陳不得阻擋的。你們侍著是個上司，就要阻撓新政麼？」說罷，不由那許、懷兩尚書分說，就跑了出來，與康無謂商酌。那時保國會中人，正因那少年皇帝聽信自己的時候，即紛紛把禮部各堂官彈參，說他守舊拘迂，阻撓新政。只說王照欲遞條陳，被禮部堂官擲在地上，這等說。

當時朝廷大怒，即把禮部兩個尚書、四個侍郎一並革了。

這時禮部幾個堂官，真有冤無路訴。但革了別人猶自可，革了那個懷塔布，正與老太后有點子瓜葛的。他天天在老太后跟前訴冤，弄得老太后不得不怒，因此便要窺察康無謂的舉動。就是這個原故，康無謂一班人，覺此時若不除了老太后，實於自己不便。便與同道中人商議，要謀個除去太后的法子。各人都道：「昔要除去老太后，一定要靠些兵力，方能保得自己地位。但我們天天談新政，只是空口白話，究從那裡尋得兵力出來呢？」康無謂道：「有人。俺看袁世凱那人，正是喜歡新政的，一定與我們共表同情。他現在有新建陸軍六千人在他手裡，盡合用得著。」各人都道：「若是運動他，盡要小心一點。不要擅自洩漏我們宗旨，是緊要的去處。」康無謂口中雖說是極，惟心中早拿定袁世凱是可用的，故各人致囑之言，也不大為意。

那日便求見袁世凱。那袁世凱接見之際，兩人即把新政談了一番。康無謂即道：「皇上是足以有為的，單是老太后百般阻撓，真是沒法。現在更聞得老太后還要謀害皇上。這樣，若是我們做臣子的不能設法解救，還算得是人麼？」袁世凱聽了，心上反吃一驚，因問道：「足下究從那裡聽得老太后要謀害皇上呢？」康無謂想了一想，才道：「是皇上說來的，並諭令我們要保護他。今弟想我們食君之謀（祿），忠君之事。且見足下是個忠義之人，又是兵權在手，故特來商酌。」袁世凱道：

「據足下之意，欲使小弟何為？」康無謂道：「自古道：先發制人。待至太后下手時，我們便救駕不及了。不如足下先提本部人馬，先至頤和園執了太后，再請皇上發落便是。」袁世凱聽到這裡，目定口呆，也說不得出聲，暗忖此人乃有如此舉動。

半晌方答道：「足下之言甚是。但此事非同小可。細思兄弟身分，非得皇上明諭，斷不敢行。」康無謂道：「此亦易事，弟當面見皇上，請他發諭足下便是。」說罷便去。袁世凱這時自然心上持上桿下。

不料康無謂回去，與林旭一班人計議，譚嗣同倉皇道：「虧你把這些話來對袁世凱說。此是何等事？豈輕易能對人說來的麼！」康無謂此時不免悔恨，惟硬著撒謊道：「此是袁世凱先說的，不過運動我們，求皇上發個明諭給他而已。」譚嗣同道：「弟不信有此事。榮祿是太后的內姪子，袁世凱正靠榮祿做官，如何肯幹這事？他幹得來，便是榮祿殺他；他乾不得來，又是太后要殺他。他做官正安穩，何苦擔此煩難。今事情重大，總要說真話才好。」康無謂道：「終是譚兄多疑，我那有說謊的道理？」林旭道：「既是康兄親聽袁世凱說的，我們如何不信。」便大家計議，先由林旭、楊銳等一班軍機章京，在皇上面前說太后要謀害皇上的事。

當時皇上聽了，不知真假，心上好不著驚。且又一個少年無知，任人擺弄的，急向林旭等問計。林旭道：「請皇上獨問康無謂，他定然有點法子。」皇上便令召見康無謂。到那日康無謂召見時，更一力說太后的確要謀害皇上。皇上當時聽了，更為心慌，問有何解救的法子。康無謂便道：「袁世凱是個忠義之人，盡合用著。請皇上獨召袁世凱，著他保護皇上，自沒有不妥的了。」皇上聽罷點首。

次日，即傳旨召見袁世凱。時袁世凱只在直隸練兵，今一旦獨被召見，京中皆以為異事，無不注意。那袁世凱亦不料為康無謂一班人運動，只得入京引見。那皇上一見袁世凱，即令平身，立令傳賜點心。袁世凱方訝得此異數，不知何故，心上好不思疑。見皇上說道：「朕素知你是忠義的，只因自下變政，或有些人反對，謀不利於朕躬。到這時，你有兵權在手，休要袖手旁觀。」袁世凱聽了，就知康無謂日前的話，有些來歷。

即道：「到這個時候，臣自然要效力。但皇上不要聽一面之言，自起驚擾，反生出意外的事來。」當時皇上道：「卿言甚是。你盡要效忠才好。」袁世凱此時，即伏地磕頭奏道：「臣安敢不盡忠。」說罷，當時皇上即令他退出。隨有一道諭旨降下來，加袁世凱一個候補侍郎。

康無謂此時已知道袁世凱召見後，朝廷大為喜歡，看來自己之計是行得的。即再與林旭等商酌，求皇上再降一張密諭，好到時號令各官，且調動袁世凱更易。林旭亦覺得有理，因把康無謂之意，面奏皇上。那時皇上自聽過袁世凱之言，勸他不可聽一面之詞，自起驚擾，這時不免疑惑。但林旭所請，又似乎有理，便把個雙關語氣，發了一張密詔，道是「善保朕躬，無傷慈意」。這八個字，看來是不能動彈得老太后的，這詔實不能把來示人。那一日，只管攔了那密詔，往見袁世凱。先問皇上有何說話，袁世凱卻

隱過自己對答的話不提，只把皇上的話，細說了一番。康無調歡喜道：「不差，皇上已有密詔發付弟等。足下兵權在手，盡可行事。」袁世凱道：「既有密詔，可能賜弟一觀否？」康無調聽了，覺密詔是不能給人看的，自己也不合說出，今見袁世凱索來觀看，正是左右為難。沒奈何，即說道：「這是發給兄弟的，本不能給人看。今足下既是向志，便看看也不拘。」便拿出張密詔，只露出「善保朕躬」四字，給袁世凱略略一看，隨即收回。

袁世凱此時更滿肚思疑，就知康無調不是路，但究竟不忍遽發。不圖康無調去後，不時催促袁世凱發兵去圍頤和園。袁世凱一天推遲一天，總不見動靜。譚嗣同好生憂悶。惟康無調對著各人，總不把自己與袁世凱往來的事細說。那日竟然飛函袁世凱，促他發兵。那袁世凱接了那封函，覺發兵之事，斷斷使不得。又被其頻頻催促，左思右想，迫得沒法，即拿了那康無調的函，直往求見榮祿。時已深夜。榮祿見袁世凱稱有機密要事求見，即不敢不接他，立即披衣而出。見袁世凱獨自一人到來，面色倉皇不定，料知有些原故，即問道：「足下夤夜至此，有何見教？」袁世凱道：「沒事不敢深夜驚動中堂。正惟事情重要，禍起宮廷，不得不來發告。」

榮祿急問何事，袁世凱便把康無調來說的話，一一說知。

榮祿道：「他拿出的密詔，究是有什麼字樣呢？」袁世凱道：

「卑職疑其中另有別情。因他拿密詔來看時，只露出『善保朕躬』四個字，也未有把密詔給卑職全看。因此更覺可疑了。」

榮祿道：「皇上召見足下時有什麼話說呢？」袁世凱道：「皇上只是籠統說法，教卑職盡忠報國。卑職曾勸皇上勿聽一面之詞，皇上也以為是。看來那班人一定是造出謠言恐嚇皇上的，可無疑了。」榮祿又道：「愚意足下所料亦有八九。今他們請足下發兵，足下只是一天推遲一天。他們若不見你發兵時，一定知得事情泄了，自然逃走，那時便拿他不著。今事不宜遲，愚當立刻走進京城，面奏老太后，好防備此事。總要拿著他們治罪，方稱本心。」說罷，便拿出那顆直隸總督的關防，乘夜不動聲色，乘了單車入京而去。

那時雖在夜分，京中各城門，本已緊閉，只是榮祿到來，因有機密入京，如何敢不放行。那榮祿便一直到了頤和園，口稱有機密要叩太后面奏。所有侍衛內監，倒知他是北洋大臣榮相，又是太后的內姪子，自然要告知太后。時太后已經睡了，聽得榮祿深夜至京，必有緊要告發，乃立即披衣起來，召他人見。這一會真教狡謀立破，大獄旋興。正是：

方謀結黨圍官苑，反陷同群逮獄牢。